

如何書寫父親

我的爸爸是時間旅行者，從白堊紀飛行而來，降落在我家的玄關。他會揪響電鈴，等待家屋裡的人開門，詢問他去了哪裡。

他會說基隆，五千萬年的岩層，向我們描述那些岩石如何親愛地層疊成一片，我媽媽通常沒什麼反應，她已經習慣這個當初將她拐騙入這個家屋的把戲。爸爸向我展示海邊拾得的鉛筆岩——在光速飛行中他偶然抓住了這片黑色小石頭，帶回家屋，這是頁岩，至少有五千年歷史，我問這可以寫字嗎，他便皺著眉頭把鉛筆岩收進身上某個口袋。

我的家屋，在爸爸不在時，如常冒出煮食的油煙，或者說，爸爸不在才是家屋的常態，爸爸總是在飛行，因為雨水和塵埃，顯得總是比實際年齡要老上一些，等他在家屋中洗浴過，又看起來較同齡人年輕。也許因為飛行讓他的時間走得比常人再慢一些，也讓媽媽顯得總是較他年長一些，頭髮更花白一些。

我們的家屋四處堆滿了石頭，不同的地質年代，爸爸從各處飛行而來，攜回一塊又一塊不同標記和箋注的時間，這是他搭建自己的方式。他也用同樣的方法，搭建我們的家屋，他在某次飛行中攜回我的媽媽，然後對我說，我是石頭裡蹦出來的，來自古代馬的腿骨，和琥珀中吸飽恐龍血液的蚊子。我們歪七扭八的家屋裡有各種時間，除了石頭，爸爸酷愛收集鐘錶，無聲電子鐘，準點會飛出鳥兒的骨董鐘，飛行時唯一重要的就是時間，他的手上永遠掛著一隻錶。

但飛行會扭曲時間，我不知道他如何校時，只知道他會出現在玄關，不太定時，有時得從睡夢中爬起，有時在吃飯，有時他會不識相地在沒有人在家的時間出現，對於沒有人為他開門，迎接他，聆聽這次飛行的成果和他雄偉的事蹟而大發雷霆。直到有人出現，他才會像個小孩似地安靜，然後開始述說他所見聞的一切。

我放下手機，總覺得這樣寫有一點奇怪，雖然我沒有打算給什麼人看。只是這個等待的空檔太漫長了，殯儀館的人叫我們四處晃晃，等待媽媽火化完畢。我便和爸爸找了張椅子坐下，看著各自的手機。爸爸忽然站起身，揣著一口袋的零錢，到自動販賣機投幣買飲料。

他拿著飲料走回來。

我把這段話存檔，打開新的檔案，換個方式寫寫看也好。

幼時我總以為，父親會從世界各地回來，帶回每個角落的消息，帶回各種詭奇的紀念品，不同航空公司的花生米、飛機上的塑膠餐具組（父親用什麼吃飯？）、蝴蝶翅膀拼成的圖畫——長頸鹿、大象、犀牛、半瞎老太婆人生最後一幅刺繡……父親用最誇張的表情說，「她跟我討價還價，說要加五塊美金，說她從十四五歲刺到現在，再也刺不出這麼大的東西了，」他在家人面前抖開那幅比她還高的刺繡，父親高舉雙手，幾何花紋攀在深藍粗布上，像盯著萬花筒，父親一動，所有閃亮的星辰也隨之變位，「一針一針手工繡的，絲毫不假，」父親越說越起勁，像遊戲中四處雲遊的旅行商人，行囊裝滿可疑物品，開口就是抬價，「他們村子裡的人都是這樣，從小開始學，一直刺到看不見為止……」

眾人嘖嘖點評、讚嘆，稱讚父親這買賣值得，彷彿他們都是越南鄉村老婦一生的見證人，在他們的肯定和讚美之下，老婦的一生也有個完滿的句點，從此不必擔憂餘生的風雨，因為故事結束時，她已被認為一個毫無關係之人了，只有這幅畫會被裱框，掛在客廳正中，每個客人進屋都會驚嘆的位置。那時，父親就可以將珍藏的故事，和其他戰利品，通通翻出來細數一番。

父親是我第一個認識的，說故事的人。早在認識圖畫書和偵探小說以前，我就認識父親。父親總是戴著一頂帆布的寬邊帽，胸口掛著相機，像賞鳥協會的攝影愛好者，但他看著地面的時間，永遠比天空多。有時他會突然蹲下來，指節輕敲博物館光潔的地板，輕聲對年幼的我說，「粉紅色，上面有花，這是什麼？」

「花崗岩！」我興奮地大叫，其他遊客回頭，好奇地看著這對父女。

「答對了，你看，」父親領她再看地板，他把我的頭往左轉一些，再往右轉回原處，我看見黑色花紋鍍上流轉的金邊，「這是什麼？」她問。

「雲母，漂亮嗎？」她點頭，父親接著說，「這是寶石的一種，硬度只有……」

「為什麼沒有人把它挖起來？」

「這太少了，少到放在你舌頭上，它就會融化。」

「真的會融化？」我伸出舌頭要舔，父親站起來，拽著我的手往外走，「唉，笨死了。」

父親總是一一為我指出每件事物的名字，卻甚少說明意義。地震來時，一家人坐在客廳沙發上，母親嚇得朝我擠過來，只有父親冷靜地拍拍身旁兩個隨時準備開門奔逃的女人，「注意，現在左右搖，這是P波，然後是上下搖的是S波，喔，R波來了……地震不大，震央在宜蘭，我睹一根冰棒。」

氣象局緊急插播：宜蘭外海淺層地震，震度四級，台北兩級，基隆三級，高雄……父親若無其事地走向冰箱，拿了一根冰棒，「很簡單的，一點也不難。」

我有時會想像，數十年前，我還未出生時，那場撼動全島的地震發生在凌晨，父親是否也會在那時醒來，在惶惶驚醒的母親耳邊輕聲叨念，這是S波，這是P波……小島中央，一個逆斷層下方鎮壓的地牛蠢動起來，等到這漫長的一百零二秒過去，天一亮，也是父親這樣的人要出門，戴著寬邊帽，拎著相機，拿著地質槌四處敲探的時刻。

那是他們的家族旅行，和父親的同事、同事的家族，戴著卡其寬帽，人手一把鏟子，我分到一把鏟刀，和一雙過大的粗布手套，父親看看我，我的帽子大到幾乎遮住眼睛，所有人在太陽下哈哈大笑。地震發生後半年，許多無法恢復原狀的物事被留在原地，地震紀念園區尚未設立，故去的人已被妥善收納，活著的人也勉強爭取到安置之後，某一天早上，他們從遊覽車上下來，走上半個小時的路，穿過出現在每一張報紙頭條的，高聳隆起的操場，像穿行過一座紀念碑，年幼的我抬頭看，那比三個我還高。

後來，我看見任何地震的新聞照片時，總會感覺到莫名的親切感，我知道，這背後有很多故事可說，以她往後將賴以維生的職業，每個名字背後都是一連串綿長的故事。災難造就的絕境，並不因時空不同而有所改變，父親會為我一指，這些斷層的名字、分類與來歷，在億萬年前，它們是如何自海中遷徙至陸地，一如人類久遠以前的祖先，冰河和恐龍從它們身上經過，而它們所經歷的時間，較之人類露水般的進化史更為綿長。

我戴上手套，拿著鏟刀，父親同事的孩子——一個較她年長許多的女孩，來教她如何除草，找到一束草，從根部割斷，放到旁邊，鏟刀很利，別割傷自己。整個上午，他們都在沉默地除草。拿著鏟刀亂揮的孩子很快就被制止，被嚴厲警告，若繼續就把他丟在這兒，不要回去。他們清出一條道路，通往曲折的山壁，山上是脆弱的灰白泥土，父親收回我的鏟刀，發給我一個金屬小槌，用後邊羊角般翹起的部分輕撬泥土，我面對灰白如石牆的山壁，像要喚起什麼似的輕輕刮著，很快地，泥土之下露出顏色更蒼白的，薄薄的扇形貝殼……那時我還想不到，當過了十多年後，當我坐在父親的副駕駛座前，用手機寫下這行字時，我不免預先想到，父親會一如既往地，用紅色細中性筆在她的文稿上圈出錯誤脫漏處，「這種岩層不該出現在潮濕軟糯的車籠埔斷層，事實上，該處亦無貝類化石，若在屏東四溝，還有可能……」

不，爸不會用軟糯這種詞，那是我用的。我刪掉那行字，托著腮，想起爸差點也要坐上一班發生空難的飛機，他在最後一秒決定搭下一班，於是險險躲過幾次這樣的災難。

我記得他那陣子並不常在家。他在印尼、越南、泰國……敲打大地的脊骨，敲下一片片「標本」，帶回案前細細端詳。那時爸最常說的笑話是，他拎著兩袋沉甸甸的行李過海關，於是，在越南海關，著制服的中年男子看看他們一行人，臉上長滿鬍渣、行李袋上都是灰塵（父親說：「你住過一美元的旅館嗎？那是個倉庫，我們五個人就跟著老鼠和母雞擠了一夜，睡袋鋪在稻草上，沒有廁所，也沒有地方可以洗澡。老實說，這收費太貴了。還有一間也是一美元的，就只是個帳篷……」），海關心不在焉地翻著爸的護照，看著行李重量，用有口音的英文問道：「裝什麼這麼重？石頭嗎？」於是爸拎起一個袋子，摔在櫃檯上，大理石的櫃檯發出轟地巨響，爸說：「是的，就是石頭。」

過去爸總會批改我的作業，為我補上小學課本脫漏誤植的資料，習作空白處寫不下的，貼上便利貼，提醒老師注意，「台灣最古老之地層為五指山，經碳十四定年，形成於新生代漸新世，較之此處所寫的五千年，至少有兩千三百萬年歷史，希望老師能夠……」漸新世，恐龍已經滅絕，馬還在摸索著如何更快地奔跑，更快地跑向我所在的未來，三葉蟲被做成磁鐵，把校外教學通知釘在冰箱上。我也想過，若前面的P波和S波寫反了，父親是否也會把錯誤處用紅筆圈起來，悄悄放在我的書桌上。

不過我是不會給他看的。

我二十二歲，前後讀過三間大學，現在還在念大一。每一次推倒一切，從頭來過，爸都沒有說什麼，但我知道他有很多話想要跟我說。他常常嘆氣，嘆氣到最後，就點上了一根煙。

我小時候他是不抽煙的。這不知道何時養成的習慣，也默默陪了我和爸一陣子。至少在媽媽離開我們之前。

而這樣的爸爸，最喜歡小說和電影，最喜歡在旅行後，拖著一行李箱的土產，在深夜擰開家門，叫醒所有熟睡的人，打開電腦，一張一張播放照片，配以他的冒險，他會說：「你看，這張河馬的照片是我冒著生命危險拍回來的……」

他在等待我問問題，但我成長為一名少女時，總拒絕起床，把那些將風車講成巨人的故事擋在門外，更大一些，直至最近，我才開始學會親切地說：「河馬哪裡危險？」一如我還小的時候，對世界猶抱有寬闊的好奇心。我會聽爸爸說話，並且默默地記下來，如同現在，我會寫：

父親說：「非洲是個大得難以想像的地方，遠到似乎開車去任何地方，都要花上一天一夜。你會看見許多河馬在河邊戲水，人們在一旁洗衣。在非洲造成最多人死傷的動物，一是帶來瘧疾的蚊子，二是雜食性的河馬，許多人因為河馬看似無害而跑去逗弄牠，但往往變成河馬的食物。河馬每

年造成的傷亡人數遠高於獅子、大象、犀牛。」

我向父親學習修辭，學習分辨黃玉和碧璽的不同，有一陣子，母親皺著眉不斷說，「你的口吻和你爸真像。」我見過父親最華麗的展演，黑暗的教室，彼時猶是小學生的我坐在台下，父親放著幻燈片，和台下一眾大學生講演，數位相機還未發明的時候，父親會興匆匆地跑去照相館，帶回一張張幻燈片。我記得，在我還小到不知道什麼是幻燈片之前，她的玩具就是這些對著光會映出淡彩風景的小卡片。

「地球上的『鈹』很稀少，但在太空中卻很多，這點我們可以從隕石中得到證實。另外，依據人類現在的進化程度，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，恐龍在六千五百萬年前也許和我們享有同等程度的文明，這也意味著，牠們可能做出了和核彈差不多的武器，比方說『鈹彈』，恐龍在戰爭中毀滅，

『鈹』也在製作武器的過程中被耗用殆盡……」父親說。一群大學生傻楞楞地盯著幻燈片，接著便如蟬鳴般一波波地笑了起來。朋友在實驗室聽到一則笑話：若每一億年，演化論的神明會打電話和各個物種問候，它會和暖地對蜥蜴說，「親愛的恐龍，最近好嗎？」我沒跟父親說這個笑話，但我預料父親會從喉頭中哼哼的笑兩聲，問她：「這是從哪裡聽來的？」

那個朋友有個如我一般的父親，家中堆滿父親所收集的死物——兔子骨頭、老鼠標本、蛇蛻、馬的腿骨、三葉蟲、菊石……和她不同的是，朋友選了與父親相同的專業，而那時坐在教室裡聽恐龍戰爭說的小學生如我，終於也坐在大學的教室裡時，我選擇了人類短促的文明，做為研究的對象。總是堆滿書和石頭的家，有一兩個鐵罐，裡面裝著父親帶我從各地蒐羅的石頭，蛇紋石、像貝殼一樣的玫瑰石、白色石英之中夾著淡橘色瑪瑙礦脈，花紋奇特的鵝卵石、鉛筆岩（父親告訴她，那只是頁岩而已，只是形狀像鉛筆，並不能寫）……另一個罐子裝著那天我從山壁敲下的貝殼化石。

我還記得，我把那些貝殼珍惜地放在鐵罐裡，抱在胸前，走路，坐很久的車回家，回到家打開罐子，貝殼卻全碎光了……她記得，半垮的國中校舍和操場旁比她還高的草堆，陽光燦然，小丘般隆起的PU跑道……那裏已經沒有任何人了，但大人沒有看到的角落，我蹲下身撿起一顆上面寫著2-2的網球，網球旁邊還有一個小小的項鍊墜子，我想要看看，但父親說那是別人的東西，把我拽走。

父親總是如此，儘管此前話語如何和緩，超過父親的忍耐限度，他就會捉住我的手，像拖著一袋石頭，將她拖行過一切她該遠離的。父親從遠方回來時，我都聽見了，但我蒙著棉被，好讓父親打開房門短暫查探時，看不清我心中複雜的礦脈。我設想過各種可能，始終無法說服父親，自己之所以不與他使用同一套語言，只是因為無法眼見事物退行至偏遠角落，收進檔案櫃夾。

貝殼粉末放在桌上，我不知道怎樣用自己有限的一生，償還這些經過漫長時光而來到我面前的貝類，我最終還是無法和父親一樣，單憑事物的名姓決定其意義，我有時覺得，父親是個魔法師，當他在虛空中一一指出每樣物品的真名時，那些東西就會崩解、潰散，至少，在她望著父親的眼瞳時，可以清楚的看見一幢公寓如何從水泥倒退回石灰粉，然後是石灰岩，更之前是剛剛冷卻的火山，火山之前……

之前？火山之前是什麼？媽媽如果還在，應該會小聲地說：「你先看書就好，不要去問爸爸。」

但那也是她還沒被診斷出問題的時候了。

媽媽臥床的時間很短，但她折磨我們很久。

最開始我們都不知道這些暴怒和妄想對應到的是什麼，只覺得她變了。她會突如其來的拿藤條狂揍我一頓，在橋上奪過我的便當袋，扔進河裡，她看著便當袋漂走，拍打著橋的護欄，哈哈大笑。好像我做了什麼很可笑的事一樣。

那個時候我國中。她懷疑爸在外面有女人，甚至幫那個女人連名字都取好了。叫小莉。她有時會打扮成她想像中的小莉的樣子，問爸這樣夠不夠騷。

她把口紅畫歪了，每一次都是這樣。那時我才開始覺得有點不對勁。她在電鍋前面哭泣，不知道怎麼使用它。她哭著抱住我：「怎麼辦，小莉和她生的兒子，要來取代我們母女倆了。」

沒有小莉。沒有小莉的兒子。我說。

「那是因為你沒有見過她們，昨天你們不在的時候，小莉拿刀跑來我們家，她可囂張的呢。」

沒有小莉。沒有小莉的兒子。我說。

「我沒有報警，小莉說報警就殺了你。我怎麼可以讓小莉殺你。」

沒有小莉。沒有小莉的兒子。我說。

「真的很可怕，小莉穿了一件紅色的洋裝，好像女鬼。」

昨天是星期天，我在家裡，陪你看了一天的劇，記得嗎？

「昨天你在家？」

對。沒有小莉。沒有小莉的兒子。我說。

「她的兒子有一百八十幾公分，很壯，有肌肉。」

唉。對話會輪迴很多很多次，我都懷疑自己是在跟一台壞掉的錄音機說話。

但媽媽壞掉了，這點貨真價實。

我們連哄帶騙地把她帶去看醫生是後來的事。醫生的診斷很明確，早發性阿茲海默症，餘命三到七年，早發性的病患通常在四五年內就會退化到生活無法自理的程度。家人得有心理準備。

但這時媽媽其實還好好的，只是不會用ATM、忘記密碼、不知道怎麼使用家裡的電器。以過度複雜的現代生活來說，媽媽這個人的社會性可以說是徹底廢了。於是她更瘋狂地著迷於構造小莉的幻想。

小莉是爸的學生，大學生，肌膚充滿膠原蛋白，細腰，大奶，翹臀。小莉有個兒子，有時三歲，有時五歲，有時和我一樣大，或更大。

爸爸遞給我一瓶運動飲料，我接過，扭開瓶蓋喝了起來。

「時間差不多了。」爸爸說。

我們回到火化的小間，他們請我和爸爸檢查是否是媽媽的骨灰。老實說，這時候就算掉包了也不知道，爸爸戴上老花眼鏡，仔細端詳。許久，大概是和我一樣看不出個所以然，便點了點頭，示意工作人員將骨灰裝進甕中。爸爸抱著甕，用很小的聲音對著甕中變成骨灰的媽媽說：「要去塔裡了喔。」

葬儀社的人員開車，將我們帶到靈骨塔，冷氣很涼，我坐在車上，不一會就睡著了。後來入塔的儀式種種，我都在半夢半醒的神遊狀態下結束，天氣很熱，但塔內很清涼，我老想打瞌睡。

總之這一切都結束了。我伸了個懶腰，鬆開黑色襯衫最上面那顆扣子。

爸爸走出靈骨塔，一臉不知道自己在哪裡的慌張神色，我知道那種失重感，但我以為他早就習慣了。

「我們要去拿車。」我說。

爸爸點點頭，掏出車鑰匙。我示意他跟上，領著他去停車場找車。

車子還在我記憶的位置，也沒有沾上什麼灰塵，爸爸打開車門，坐了進去，發動引擎，我也趕緊坐上副駕駛座。現在的爸爸，感覺少了些什麼，也許是靈魂的碎片一類的東西。如果被爸爸忘在這個只有靈骨塔和靈骨塔和竹林的荒郊野外，那可就糟糕了。

我靠在椅背上，問爸有沒有要去哪裡，爸搖頭，我看見他的下巴冒出一些灰白色的鬍子，我說：「都到三芝了，我們去野柳繞繞吧。」

爸挑了挑眉毛，不置可否地用手指敲著方向盤，我說：「好久沒有開車出來了。」

是啊，除了載媽去看醫生以外，真的很久沒有這麼輕鬆地在路上遊蕩了。

「野柳嗎？」爸問道。

「對，去野柳。」我重複。

在媽還沒發病的小時候，我們會跟著遊覽車一起從學校出發，搖搖晃晃地一路歡唱到北海岸。爸不唱歌，也沒有人敢起鬨要他唱。下車時，我站在比我高很多的大哥哥大姐姐之間，媽媽牽著我的手，爸爸拿著雷射筆，說看這邊，這是四稜砂岩，那邊是鉛筆岩，喜歡可以撿回家做紀念。

講解完畢，同學們散去，在海岸邊嬉鬧，我走過去問爸爸可不可以也拿一根鉛筆岩。爸爸跟我一起選了一根形狀最像是鉛筆的，說：「鉛筆岩是頁岩，形狀很像鉛筆，但其實不能寫字。」

家裡多得是這樣的紀念品，媽媽幫我收好一整個透明整理箱，放在我的床底下。

「天氣陰陰的，可能快下雨了。」爸下意識摸摸口袋，想找煙抽。

「好像也沒有很遠。」我搖下車窗，窗外飄進不知名花卉的香氣，還有一點雨水的味道。

「好吧。」爸爸像是考慮了很久以後，才從喉嚨擠出一點沙沙的聲音。

「啊，你看那邊。」爸爸突然緊靠路邊，停下車，示意我也跟著下車。我以為是爸要抽煙，沒想到他竟然沒有掏出煙盒和打火機，而是指著草叢一處光禿禿的地方說：「是露頭。知道這個是什麼嗎？」

我端詳那個像是蛋糕切面的岩層，不知為何只有這一段寸草未生，一層黑、一層黃、一層米黃地露了出來：「黑的是煤炭嗎？」

「沒錯，答對了。」爸掏出手機，摸索口袋，找到一枚十塊錢銅板，放到岩層旁當比例尺，對焦，拍照：「這好像是個不錯的教材。最近這種東西越來越難看到了。」

「都下來了，抽根煙吧？」我說。

「好啊。」爸爸看起來心情不錯：「到野柳的時候，要看海豚表演嗎？」

「那種虐待動物的事情我才不幹。」我說著，伸手去摳煤炭層。

「哎，別動它，你弄下來也不能拿去燒啊。」爸說：「少破壞一點優良的現成教材吧，小孩。」

「沒道理在這邊的山上看到這個呀。」我說：「我以為煤礦是在瑞芳一帶才有的。」

「這個嘛，」爸很享受地吸了一大口煙，再慢慢吐出來：「這裡離瑞芳也不遠呀，多少會有一點的，只是量不足以開採而已。」

「我以為很遠的。」我說。

「地球那麼大，瑞芳到這裡並沒有很遠呀。」爸說。

聽起來像是兩句毫無關係的廢話，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感覺格外親切。我還在念幼稚園的時候，不管問什麼，爸爸最後都會說：「地球很大，你也許有一天會懂。」

爸爸總是一一為我指出每件事物的名字，卻甚少說明意義。還記得，我小的時候，地震來時，一家人坐在客廳沙發上，媽媽嚇得朝我擠過來，只有爸冷靜地拍拍身旁那個隨時準備開門奔逃的女人，「注意，現在左右搖，這是P波，然後是上下搖的是S波，喔，R波來了……地震不大，震央在宜蘭，我賭一根冰棒。」

氣象局緊急插播：宜蘭外海淺層地震，震度四級，台北兩級，基隆三級，高雄……爸爸若無其事地走向冰箱，拿了一根冰棒，「很簡單的，一點也不難。」

現在他不解釋任何事，只是靜靜地吞吐著煙霧。那個需要他解釋的女人不在了，我只是一個可疑的紀念品，標誌這段本應天長地久的愛。

媽媽越來越癡狂的時候，爸爸到底還愛不愛她？我有時候也懷疑，也許小莉真實存在，只是並非以媽媽所想的方式出現，也不叫做小莉。

我以為爸爸至少該是我的戰友，但他在媽媽和我的生活中時常缺席，卻也是鐵錚錚的事實。

他要工作。他要賺錢。這些我都明白，但我不知道他怎麼好意思把我一個人丟給媽媽？

我猜他也不知道。我盯著他突出的顴骨看了一陣子，才深深嘆了口氣。他捻熄煙，把煙蒂放進口袋裡的小盒子。

「小孩，我們出發吧。」爸爸說著，坐進車子裡，發動引擎。

「來了！」我小跑步，跳上車，繫好安全帶。

「去野柳嗎？」他問。

「去野柳。」我回答。

他踩下油門，車子撲撲往前進，不一會就離開山上，看見海邊。海沉默而遼闊，我想說些什麼，張開嘴卻又覺得話語本身可以兌換的，搞不好只是一些多餘的東西。並不是說完全不需要語言，但我沒有和爸爸心意相通的能力，只能看看他的表情，我猜想他現在並不想說什麼，也什麼都不想聽。而我對於什麼時候該說什麼，或者什麼也不說，我想我還是知道的。

爸爸一直沒有說話，於是我就只是安靜地看著海浪拍打著鄰近的海岸。

車子行駛在公路上，爸爸像是陷入潮起潮落的思緒中一樣，一句話都沒說，只有在砂石車呼嘯而過地超越我們時，飆出一句髒話，用力按了幾下喇叭。

我的父親畢業自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，據說這是他和祖父吵了一架的結果，當時最賺錢的科系是物理系，但父親沒考到那麼高分，也不肯去選擇祖父希望他去的化學系，賭氣填上地質系。

父親在四十多歲時才結婚，隔兩年生下我，算一算他今年已經六十多歲，也許該退休了。而我，和他的學生差不多年紀，卻還沒有畢業的打算。我有時懷疑，他這樣一路看我長到這麼大，是不是覺得我越發地像是他的學生。永遠的學生。

父親喜歡說一個笑話：「什麼人永遠不會畢業？」

答案是教授，學生來來去去，教授的職等越升越高，除非退休不會離開學校。

我也覺得我在父親身邊，是一連串的一對一指導，首先是小學二年級的暑假，我學習了雞兔同籠（到底為什麼要把這兩種動物關在一起），再來是小學四年級之後，一次又一次的科展，他只是板著臉準備好一些材料，要求我小心地照著他指示的步驟做而已。

彼時我還是個小學生，不知道鹽酸有何危險，我們只是普通地在超市買了鹽酸類的清潔劑，返家，將我所收集的石頭一字排開，看著大理石在滴下清潔劑的瞬間冒出泡泡。

「鹽酸會溶解大理石，這個很簡單吧？」父親解釋著這個實驗：「大理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鈣，所以鹽酸會溶解大理石……」

溶解。

是不見的意思嗎？

我等到鹽酸和大理石作用完畢，趁父親不注意，偷偷用手摸了摸那塊形狀美麗的石頭。

雖然肉眼看不太出差別，但那塊石頭有了個不甚平整的凹陷處，我所收集的事物確實是少了一部分。

我想到這件事，丟下滴管，嚎啕大哭。

母親手叉腰從廚房走出來，其中一隻手還拿著鍋鏟：「怎麼了？」

我停下哭泣。

「對啊，我也不知道小孩在哭什麼？」父親說：「我們只是在做科展。」

「爸爸把大理石變不見了！」我喊著。

「大理石沒有變不見啊？它還在這裡呀？」父親像是嘗試解釋一件人盡皆知的道理一樣，緩慢而耐心地說：「它只是少了一點點，溶解了。」

「不行！不可以少！不可以溶解！」我哭著說。

「再吵都不要吃飯！」母親突然怒吼道。

我嚇得止住哭泣，溫順地點頭。比起父親生氣，我更害怕陰晴不定的母親。但更大一點之後，我才知道那是她的病狀開始顯現了。只是那時沒有人知道，包括母親自己。

母親扔下鍋鏟，把地上的報紙和石頭都胡亂包起來，扔進垃圾桶，綁上垃圾袋。

「好了，你要吵就不做科展了！」母親說。

我和父親張大嘴巴，父親好像還想說些什麼，但是話到嘴邊硬生生吞了回去。

關於母親，好像只能想起很零碎的片段。我搖下車窗，風灌進來，吹得眼睛好酸，我突然有一些想哭的感覺，但我不想再在父親面前哭，於是我轉頭問正在開車的爸爸：「你有沒有什麼故事可以講？」

「啊？」爸像是突然回過神來，歪頭苦思：「你想聽什麼？翼手龍丟核武器？這個聽過了
吧？」

「像是你大學的時候系上在學什麼，有沒有什麼有趣的老師，這些的。」

「大學啊……好像沒什麼好說的，高中也沒什麼好說的，好像都很無聊。」爸爸心不在焉地回答。

「跟媽媽認識的故事呢？」我問。

「這個你也聽過很多次了。」他說。

「那我想聽一些我沒聽過的。」我看著遠方的海浪起伏，覺得好像隱約看到一隻海豚躍起又消失。大概是我眼花了。

「喔，那，最近常常有人跑來訪談地質學的老師，講一些過去怎麼上課這類的事情，我跟你講他們的故事，這個會有趣嗎？」

「有！有趣極了！」我假裝興奮地說，再不聽或說點什麼，我就要被自己的思緒悶死了。

「臺灣的地質史呢，要從北投石的發現開始講起吧，北投石非常有趣，是世界上唯一以臺灣地名命名的礦物……」

我聽了開始打瞌睡。睡睡醒醒間，好像做了一些夢。